

活着——为了天堂的钟声

张雅文 著

作家出版社



活着——为了天堂的钟声

张雅文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活着, 为了天堂的钟声/张雅文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 - 7 - 5063 - 6647 - 2

I. ①活…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1543 号

活着, 为了天堂的钟声

作 者: 张雅文

责任编辑: 王宝生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350 千

印张: 22.5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647 - 2

定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噩耗	1
第二章	风流与命案	6
第三章	逃亡特工	30
第四章	初恋	61
第五章	流亡生涯	90
第六章	父与女	107
第七章	失踪与偷情	134
第八章	司祭的私生子	155
第九章	疯狂岁月	184
第十章	救救我	201
第十一章	忏悔	242
第十二章	死囚的心愿	261
第十三章	远去的背影	291
第十四章	天堂的钟声	310
后 记	永远的钟声	350

第一章 噩耗

一

苏联解体后的第二年秋天。

肖思冰出命案的这天晚上，韩雪觉得外面的风刮得特猛，特疹人，把电线刮得鬼哭狼嚎的嗷嗷直叫，好像有无数个冤魂在哭泣。院子里的枯枝败叶被刮起来，摔到玻璃窗上，发出“啪啪”的响声，好像有人在敲窗。

她心想：这风刮得这么疹人，是不是西伯利亚又来寒流了？

她害怕西伯利亚寒流，每次西伯利亚来寒流，她都会胡思乱想，都会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恐惧之中。她一生中无法卸掉的生命之重，就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那是她永远无法忘却的痛。

当年，她曾经疯狂地爱上一个不知是法西斯党徒还是苏联特工的白俄流亡青年。在一个暴风雨之夜，流亡青年在敌人的追杀中跑到她家里，却被她母亲发现了，用刀逼着他马上离开。就在他冲进暴风雨中的刹那，韩雪听到了枪声，发现了流亡青年丢弃在马路上的皮鞋及鲜血……

眼瞅着自己刚刚拥抱过，体温还没有散尽的恋人，就这样在她面前永远地消失了，留给她的是一双略带忧郁的灰蓝色眼睛，还有他那深情的求婚誓言：

“亲爱的，等战争一结束，我立刻带你走进圣·尼古拉大教堂，我相信你穿上婚纱，一定美得像天使一样！”

“尼古拉·阿里克塞也维奇·岗察洛夫，你愿意娶韩雪为妻吗？”他自问自答，“愿意！我非常愿意！我愿意一生一世爱她，呵护她，照顾她，直到生命尽头！”

她的精神崩溃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她神经恍惚，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害死了恋人，见着谁就向谁请罪：“对不起，是我害了你！对不起，是我害了你！”

她错把教堂司祭当成岗察洛夫，与他私通并怀孕了。无奈，只好嫁给了

一个国民党飞行员。后来，混血儿子下落不明，丈夫被打成右派，她被收监……

她害怕回忆，每回忆起这些往事，就像让她又经受一次疯狂与死亡一样。但是，人往往就是这样，你越是害怕的东西，它却越像蛇一样缠着你，时不时地跳将出来，狠狠地咬你一口，让你再领教一次痛不欲生的滋味儿。

多少年来，每逢遇到刮风下雨的夜晚，她就下意识地一次次地跑到窗前掀开窗帘往外看，看外面是不是有人来了，是不是有人在敲窗？有几次，她甚至又出现了幻觉，发现有人影在风雨中晃动，仔细一瞅，原来是院子里的沙果树被风刮得东倒西歪，好像是人影似的。

这天晚上，又像往常一样，她又跑到窗前往外看，就在她掀开窗帘的刹那，发现有个黑影在窗外一闪就不见了。

她奇怪：这到底是我的幻觉，还是真有人来趴窗子呢？

她想开门看看，又不敢，怕来坏人，只好趴着窗帘缝隙偷偷地盯着窗外，看看那人影会不会再次出现。很遗憾，瞅了半天也不见人影。

她回到电视前，电视里正在播放电视剧《渴望》。她喜欢这部电视剧，尤其喜欢电视剧里的那首主题曲：“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她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好像在写她，一辈子对爱情那么执着，执着得就像世界上只剩下一个男人似的。她不知这种执着到底是对还是错，她觉得人间的好多事情没人能说得清。

此刻，西伯利亚的冷风又勾痛了她心中最敏感的神经。

像往常一样，她又开始心绪烦躁，坐立不安，只见人影在屏幕上晃动，却不知电视里演的什么内容。

她觉得她这一辈子过得一团糟，糟透了。她就像上帝手中的一块面团，被一双无形的大手肆意地揉来揉去，一直揉搓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上帝对她终于玩腻了，放手了。她也老了，退休了，从小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了下来。

电话响，她以为是女儿婉如打来的。

来电话的却是一个陌生人，而且，又送来一个天塌地陷般的噩耗。

“什么？你、你……你说谁出了命案？”

韩雪变了调的惊叫声就像一只受到惊吓的兔子，在摆放着紫檀雕花衣柜的客厅里四处乱撞。她不相信老天爷会如此无情，总是跟她过不去。

“听着，我再说一遍！你家肖思冰出了命案。他害死了新婚妻子被逮捕了。看守所通知家属，给他送去被褥和洗漱用品！他给我们的电话是他妹妹肖婉如的。我们给肖婉如单位打电话，单位说她外出了，又给了你家的电话

号码！这回听明白了吧？”

“听、听明白了。他、他怎么能干出这种蠢事啊？”

这无异是一张提前送达的死亡判决书，欠账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几年前，失踪多年的儿子肖思冰终于回来了，在道里中央大街开了一家公司，当起了小老板。做母亲的总算可以放心了。就在几天前，1992年国庆节那天刚结婚，娶了一个小他十八岁的小媳妇。儿子并没有请她这位母亲去参加婚礼，让她很伤心。但是，看到从小就野性十足的儿子总算成家立业了，今后守着小媳妇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她这个当母亲的也就省心了。没想到，这个冤家又闹出了人命。

她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二

原来，这天晚上，肖思冰从海参崴谈生意提前一天回来了，特意买了一束红玫瑰，一进家门，却听见浴室里传来男女调情的嬉戏声，推开浴室门一看，只见小妻子正跟一个小白脸在雾气腾腾的芬兰浴盆里，模仿墙上电视录像里播放的外国男女做爱的镜头在做爱呢。

一看见肖思冰进来，小白脸吓得大惊失色，捂着像小棒锤似的阳物仓皇逃走，不小心摔了个大仰巴叉。

小白脸逃走以后，肖思冰将手中的玫瑰花狠狠地摔进浴盆里，玫瑰花瓣散落在小妻子洁白如玉的肌肤上，就像滴落的一滴滴鲜血。肖思冰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一种宿命的暗示。

肖思冰盯着那张令他心碎的脸，咬牙切齿地骂道：“小贱货，我最恨这种卑鄙的女人了！”

小妻子却一动未动，躺在浴盆里轻蔑地瞥他一眼，捏起两片玫瑰花瓣放在自己高耸的乳房上。

这个动作越发激起了肖思冰内心的激愤与冲动。他带回玫瑰花本想跟新婚妻子玩点儿浪漫，跟她来一次玫瑰浴。他准备像《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守猎者那样，将玫瑰花瓣摆在爱妻身上，他要吻遍爱妻的全身。他疯狂地爱着这个小他十八岁的小女人。

此刻，一种强烈的嫉妒与愤怒所激起的亢奋，使他变成了一只发情的公兽。他扒掉衣裤，咆哮着扑进浴盆：“你这个小骚货，不就是想让人干你吗？来吧，我他妈今天非干死你不可！来吧！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你有什么权利骂我不要脸？”小妻子嗔笑道。

“我他妈是你丈夫！”

“啊呀，你弄疼我了！你倒轻点啊你！”小妻子娇嗲地喊着，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你骂我不要脸，哼，哈尔滨谁不知道你妈是有名的大破鞋？”

正是这句话，触痛了肖思冰最敏感、最脆弱的神经。

“你再说一遍！”一双大手像大叉子似的，叉住了小妻子细长的脖子。

“我再说十遍能咋的？你妈就是……”

这个因美丽而被男人宠坏了的小女子，以为丈夫在跟她开玩笑，以为他不过是下手重了点儿，以为……

命运就在这不经意间发生了生死变故。

他发现妻子的身子像面条似的瘫软在浴盆里，任他怎样呼喊，都毫无声息了。他抱着她在漂着玫瑰花瓣的浴盆里，呆呆地坐了四个小时，抽了一盒中华烟，最后操起了电话。

三

白发人送黑发人。

对于六十六岁的韩雪来说，还有什么比这痛苦更绝望、更令她撕心裂肺的呢？

“不——不——”她在这空荡荡的屋子里放声大哭。可是，泪腺却像干涸多年的枯井，无论怎样哭嚎都挤不出一滴眼泪了。

她不明白，儿子刚结婚，为什么会干这种事？不能过就算了，何必要害死人家呀？这不是作死吗？儿啊，你咋这么糊涂啊？你才四十六岁，还有多少好日子在等着你呀？你这个冤家，妈真恨不得替你去死啊！

她瘫倒在沙发上，努力回忆着，最后一次见到儿子是什么时候？

在她的记忆里，好多年没见到儿子了。儿子恨她，连结婚都不肯告诉她。两个孩子都像小鸟一样出窝了，飞走了，留在窝里的只有几根令老鸟无比眷恋的羽毛——一张挂在墙上的六寸照片。

那是她和两个孩子的唯一一张合影，1958年夏天拍的。

她哆哆嗦嗦地取下照片，用衣袖拂去照片上的灰尘，两张稚嫩的小脸清晰地浮现在她眼前。照片上，她一边一个搂着两个孩子。女儿肖婉如身穿娃娃领的花布拉吉。儿子肖思冰穿着无领海魂衫。虽说是黑白照片，但她仍然能看得出来，女儿长着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一头黑发。儿子却长着一对黄眼珠，一头自来髻的黄毛，一看就是串种了。

她抚摸着照片上儿子胖乎乎的脸蛋、高挺的鼻子、微微噘起的小嘴……

记得小时候，她最爱亲儿子白胖胖的小屁股，亲他骚烘烘的小鸡鸡，还亲他白面馒头似的小肚皮，一亲他就咯咯地笑个不停。现在，她多想再见见儿子，再亲亲儿子胡子拉碴的脸颊，再摸摸儿子钢刷子般的鬃毛啊！

她发现照片上的儿子在恶狠狠地盯着她，两只眼睛像匕首似的，咄咄逼人。不！那双眼睛更像法官手中的惊堂木，敲得当当直响，在追问着她这个母亲的灵魂。

她隐约觉得，儿子的命案很可能跟自己有关。一想到这儿，她心里不由得一阵战栗。她知道儿子恨她，死去的母亲也恨她。在他们眼里，她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一个跳进松花江都洗不清罪恶的坏女人！

可是，她的满肚子委屈，又能冲谁去说呢？

一股又酸又涩的东西像游蛇似的从她心底爬出来，爬过喉咙，一直爬到舌尖上，最后汇成一声大吼，震得天棚嗡嗡直响：“老天爷啊！求求你快饶了我吧！”

她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就像岗察洛夫被人追杀的那天晚上一样。

有几次，她又出现了短暂的精神恍惚，跑到窗前去掀开窗帘，看看外面是不是又打雷下雨了。她甚至听到了枪响，不过不是暴风雨中闷声闷气的枪声，而是从空旷得令人发憊的法场上传来的枪声，清脆而短促，带着一种近距离击中目标的决绝，眼前还恍恍惚惚地出现了一摊血，不过不是小精灵在雨中跳舞的那种殷红的血水，而是洒在荒郊野外那种干涸的血迹。

她忽然意识到，刚才看见的那个身影一定是儿子回来了，回家来跟她告别来了！

“心儿，我的心儿！妈知道你回来看妈了！”她呼喊着力儿的乳名，起身向门外奔去，“心儿，妈要救你！妈倾家荡产也要救你呀！心儿，妈不能没有你呀！我的心儿——”跑到门口却发现没穿外衣，又急忙回身取下衣帽架上的风衣。

她去找女儿肖婉如，外甥女方渺渺大学毕业，被分到区法院当助理审判员。她要跟她们商量怎么办，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就这样没命了。她拼老命也要救他。

坐在出租车里，她忽然想起母亲对她讲过的，韩家祖辈因风流引起的两条命案，她心想：难道这风流命案也能遗传吗？

第二章 风流与命案

一

韩家的命运，与韩雪的祖父韩庭佑的两起风流命案有关。

以前，韩家并不居住在哈尔滨，而是住在齐齐哈尔，是那里有名的大财主，开了两家绸缎庄。韩雪的祖父韩庭佑娶了两房妻室，大夫人没生养，二夫人生了一个儿子，他就是韩雪的父亲韩一平。

韩庭佑跟许多有钱人家的公子哥一样，是烟花柳巷的常客，玩遍了齐齐哈尔所有的青楼楚馆。自从 19 世纪末，中东铁路开通以来，那个冒着白烟的大铁蜈蚣从齐齐哈尔城里经过，这使风流无度的韩庭佑越发如虎添翼，大开眼界，坐着铁蜈蚣去哈尔滨道外的桃花巷和荟芳里，花大价钱去玩没开苞的雏妓，去玩洋妞。

这年秋天，已过不惑之年的韩庭佑，花重金从哈尔滨的荟芳里买回一个可人的十六岁少女，要做他的第三房姨太。

这下可惹恼了原本得宠的二房夫人。

没过几天，少女纤细的身子就像一条白绸子，垂挂在一间闲置多年的冷屋子里。

这可气坏了韩庭佑，操起一只明代瓷花掸瓶就向二夫人头上砸去。第二天却发现，又一条红袄红裤的身影悬挂在那根索命的房梁上。

有人说，两个女人都是上吊自杀的。也有人说，是极富心计的大夫人给害死的。大夫人曾经咬牙切齿地发誓：“我要让她们一个个都变成短命鬼，谁也别想霸占我那风流鬼！”

当天夜里，二夫人娘家哥哥带着一帮人马，手持棍棒，闯进韩家，声称要让韩家摆上第三口棺材。

吓得韩庭佑从后窗跳出去，连夜坐上铁蜈蚣逃往哈尔滨。不久，在哈尔滨俄侨居住区马家沟河边的巴陵街，买下一幢俄式木刻楞大房子。

这时的哈尔滨，已成了洋味十足的“远东小巴黎”“东方莫斯科”。大批流亡者不仅带来了洋建筑，洋行，洋油，大列巴，红肠，啤酒，带来了交响乐、芭蕾舞、爵士乐之类的洋文化，而且也带来了自由、开放，令长袍马褂的中国人目瞪口呆的洋爱情、洋垃圾。

人们常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劝赌不劝嫖，劝嫖两不交”。

的确，两条人命并没有改变韩庭佑的风流本性，搬到花花世界的哈尔滨，他越发放荡不羁，整天泡在妓院里，玩中国妓女玩够了，就跑到外国人开的高级妓院去玩洋妞儿，去日本人在道里开的妓院，玩涂着厚厚脂粉，脸白得像石膏人似的日本女人和朝鲜女人，听到娼妓们的浪声贱语，他连骨头都酥了。

这天下午，大夫人带着管家，坐着马车，匆匆赶到荟芳里去找韩庭佑。

到了荟芳里，大夫人却傻眼了，一条街上全是妓院，一家挨一家，多得跟蜂窝似的，什么怡乐园、迎春院、富春楼、鸿春院，数都数不过来。花花绿绿的妓女多得跟苍蝇似的。一个个红唇粉带，手托香腮，一看男人过来，就贱声贱气像苍蝇叮臭肉似的叮上去，半嗔半笑地往门里拽。

大夫人心里暗暗骂道：他妈的，谁知道这个风流鬼，钻进哪个蜂窝洞里风流去了？

她让徐管家挨家妓院找，一直找到妓院门前亮起了一盏盏勾魂似的小红灯，也没找到韩庭佑的踪影。

徐管家这才对大夫人说：“夫人，要不您到道里军官街霍库曼宾馆的凡达基亚夜总会看看……”

大夫人一脸不解，不明白凡达基亚夜总会是干啥的。心想这个“鸡鸭”夜总会，肯定又是窑子！她只知道窑子，不知道夜总会。她断定这个窑子一定是外国人开的。

的确，位于道里军官街的凡达基亚夜总会是一个俄籍犹太人开的。此人个子不高，留着两撇小胡，一生未娶，只酷爱两样东西，美女和名狗，嘴里永远叼着雪茄，怀里永远抱着一个活物，不是美女就是名狗。

徐管家带着大夫人来到军官街的凡达基亚夜总会，大夫人让徐管家在外面等着，她自己亲自进去找那风流鬼。

她一走进凡达基亚西餐厅，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顿时目瞪口呆。

只见灯火辉煌的偌大餐厅里，西装革履，长袍马褂，坐着几百号人，几百张嘴巴发出的咀嚼声、刀叉声、说笑声，加上乐队的奏乐声，一片嘈杂。

奇怪的是，就餐者不是低头看着眼前的食物，而是扬起脸来盯着棚顶，

远远看去，一张张脸就像一片黄白相间的向日葵，而那一双双瞪得溜圆的眼睛，则像顽童手里撒出去的一把黄黄绿绿的玻璃球。

大夫人不由得抬头瞅瞅，我的妈呀！她差点惊叫起来。

只见棚顶悬挂着一只金灿灿的大吊灯，吊灯的八个灯座上，坐着八个一丝不挂的外国女郎，个个美若天仙，如同蜡人一般。女郎身上唯一一点遮盖，就是脖子上挂着一串不同颜色的花环。金色大吊灯在缓缓移动，时而轻轻旋转，时而缓缓落下。每当吊灯落到唾手可及的高度，下面无数双毛茸茸的大手就欢呼起来，向那白花花的大腿伸去……金色吊灯在一片高粱秸般的手臂中轻轻拂过，就像轻风滑过草尖一般，随后又迅速升起，引起一阵“嗷嗷”的欢呼声及口哨声。

他奶奶的，这个外国佬真他妈地能想损招！让娼妇们坐在吊灯上任嫖客挑选，比挑骡子挑马还高明！大夫人心里恨恨地骂着。

的确，这位俄籍犹太人绝顶聪明，他让达官阔少们一边品着美酒佳肴，一边听着爵士乐，一边欣赏着俄罗斯美女的裸体表演。如果哪位男士看中了吊灯上的哪个美女，只要拿起侍者托盘里与美女脖子上相同颜色的鲜花，就可以在一片喝彩声中，把美女请下来去开房间单独享用了。

大夫人在侍者的带领下走进餐厅。她一身中国妇女的传统装束，梳着疙瘩髻，头上抹着光光的头油，刚刚绞过脸，细眉细眼，显得很洁净，上身是黑色锦缎偏襟大襟棉袄，下身是黑色宽裆扎腿棉裤，一双尖椒似的小脚穿着青绸面儿绣花布鞋。

她的到来，就像喜鹊窝里飞进来一只黑老鸹，顿时炸营了。几百双惊诧的目光纷纷落到她身上，就差没把她吞了。

此刻，一身藏青色西装的韩庭佑，跷着皮鞋锃亮的二郎腿，嘴里叼着老巴夺牌香烟，手里把玩着一朵白玫瑰，正准备去享受一位金发女郎呢。

只见大夫人来到韩庭佑身边，从偏襟棉袄兜里掏出一块白手帕，挡住嘴角，冲他耳边低语了一句，说完，扭动着三寸金莲，头也不回地走了。

却见韩庭佑因酒色过度，被女人吸干了精髓的脸，变得比掉在地上的白玫瑰还要惨白。

原来，二夫人大哥带着家丁又追到哈尔滨了，声称掘地三尺也要找到韩庭佑。

常言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当天晚上，韩庭佑坐着马车回到家门口，刚一下车，就被飞来的一顿乱棒打倒了。

临咽气之前，韩庭佑将儿子韩一平叫到床前，对韩一平只说了两句话，那

是一位风流父亲用性命换来的最后箴言：“儿子……远离女人……守住家业……”

“爸爸，您放心，孩儿向您发誓……”

韩一平正在北大读书，放假回来不久就发生了这种事。他哭着跪在父亲面前，向父亲发誓，一定要远离女人，守住家业。

其实，韩一平并非秉承父亲的遗愿，而是目睹了母亲的死，目睹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就因为父亲的堕落而导致家破人亡的惨状。他发誓，一定要做一个对家庭、对社会有责任感的男人，绝不能像父辈那样成为一个酒色之徒。

韩庭佑当然不知道儿子的心思，只是将他最后一瞥散淡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儿子的泪脸上——韩家几代单传，韩一平是韩家唯一的后人。

韩庭佑的死，让大夫人秦怀兰一夜之间挺直了腰板。

她就像春天葱地里的羊角葱，春风一吹，顿时还阳了，焕发出又辣又老的葱绿来。

第二天，她就坐在那只雕花圈椅上，以一家之主的身份指挥发丧，说老爷子是横死的，不是什么光彩事，一切从简，尽快发丧出去完事！

她坐的那把雕花圈椅是黄花梨的，从前是韩庭佑坐着，韩庭佑之前是风流爷爷坐着。风流爷爷之前就无法考证了，现在轮到大夫人手里了。

虽说是一切从简，但该做的都做了。

老爷子身下铺着黄色褥子，盖着白色苫单，身上穿着三套寿衣，白衬衣衬裤，黑棉袄棉裤，黑布鞋，外面套着一件黑长袍。除了纸人纸马，大夫人还命令下人多扎几个女人陪着，说老头子一辈爱女人，让她们陪他到阴间风流去！她亲自给老爷子手腕和脚腕拴上红线，给他嘴里放上一枚铜钱，左手塞了一串白面做的打狗干粮，右手塞着一根打狗棒。

入殓前，大夫人亲自为老爷子开光，端着一碗清水，拿着三根缠着棉球的筷子，给老爷子一边净面，一边念叨：“开眼光，亮堂堂；开耳光，听八方；开嘴光，吃牛羊；开鼻光，闻肉香……”

入殓盖棺，大夫人指令钉棺的，每钉一颗钉都要大喊一声：“老爷，躲钉啊！”“老爷，躲钉啊！”免得钉住死人的手脚该升不了天了。

起灵时，大夫人把身穿孝衣、举着灵幡的韩一平拉到棺材前，命令道：“儿啊，送老爷上路吧！”又小声叮嘱一句，“使点儿劲，把丧盆子摔得大点儿声！”

韩一平哭着，端起哭丧盆用力摔到石板路上，随着一声破碎的大响，盆里的纸灰像灰蝴蝶似的四处飘散。

灵车一动，大夫人像乐队指挥似的，带头呜呜滔滔地大哭起来。

当天晚上，大夫人把韩一平叫到自己面前，拉着他的手，一边抹泪，一边“儿啊儿啊”地叫着：“儿啊，大妈没有一个亲人了，就剩你了。儿啊，虽说你不是大妈亲生的，大妈对你可是百般疼爱……”

“大妈，我知道你很疼爱我。”

“儿啊，大妈没儿没女，全靠你了。你还小，今后韩家的大事小情，你跟大妈说一声，虽说大妈是妇道人家，可大妈吃的盐比你多，经历的事也比你多。”

“大妈您放心，我父母都过世了。您就是我的亲生母亲。我年纪轻，又在北平读书。从今往后，家里的大事小情全由您说了算。”韩一平看到大妈满脸泪水，一副可怜兮兮、无依无靠的样子，心里充满了怜悯。

坐在圈椅上的大夫人，盯着韩一平，发现这孩子长得一点儿不像死去的老色鬼，眉清目秀，额头挺阔，眉宇间透出一种清纯之气，丝毫没有好色之徒的轻浮。

她心里不由得犯起嘀咕：这孩子是老色鬼的吗？能不能是二夫人跟……嗨，是不是都得认了。韩家就剩这么一棵独苗了。

“儿啊，你说的话可当真？”

“大妈，当然当真。”

“可你娶了媳妇，她不听大妈的咋办？”

“大妈，儿子的婚姻大事，也由您说了算，只要您相中就行。”

“儿啊，你说话可得算数啊！”

一个单纯善良、年仅十九岁的年轻人，当然看不透一个四十二岁女人哭哭啼啼的背后，隐藏着怎样一颗阴险、歹毒的心。

二

转眼到了夏天，韩一平放暑假回来，一进家门，顿时惊呆了。

院子里闹哄哄地挤满了客人，七大姑八大姨，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是长袍马褂，西装革履，在等着喝喜酒呢。贴在门窗上的双喜字就像一幅幅血帖，把韩一平的眼睛惊得老大。

这是给谁办喜事呢？还没等他弄明白是咋回事，就被人嘻嘻哈哈地扒掉学生装，换上了新婚长袍，披戴上大红花，推推搡搡，推到一个红袄红裤红盖头的女人面前了。

“儿啊，大妈为你准备好了一切，就等着你回来入洞房了。”

此刻，大夫人身着丹士林布小褂，黑缎子扎腿夹裤，黑鞋白袜，以一家之主的姿态坐在圈椅上。

“大妈，婚姻大事，您为什么不跟我商量？”韩一平气得满脸通红，第一次用嗔怪的语气跟大夫人讲话。

刚才还像开锅似的院落，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全部落到大夫人脸上了。

只见大夫人手里擎着墨玉杆翡翠嘴儿大烟袋，不动声色地装着烟，站在一旁的娘家侄女小翠，急忙划着一根火柴给她点着烟。

大夫人抽了一口烟，喷出一串长长的烟柱，这才开口道：“儿啊，大妈可是按照你的嘱咐给你定的婚事。你忘了你亲口对大妈说，你的婚姻大事由大妈做主，只要大妈相中就行。秀英这孩子，既贤惠，又能干！我寻思老爷走了，我把佣人王妈也辞了，好省点儿花销。这个家就剩我一个孤老婆子，无儿无女，怪孤单的。给你说个媳妇，也好给我做个伴。再说，你也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韩家几代单传，大妈盼望早一天能抱上孙子，也算对得起韩家了。”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块白手帕，拭了拭干爽的眼睛。

话音一落，屋里屋外，顿时变成了一片秋天的谷地，沉沉地勾下头去，而且，发出一阵风吹谷叶的唏嘘声。

韩一平盯着那张虚情假意的脸，觉得自己的母亲绝不是上吊自杀，而是他杀，一定是他杀！他很早就怀疑这点了。她觉得母亲绝不是这个老女人的对手，而他自己就更不是了。

接下来，拜天地，吃喜酒，入洞房，韩一平都是浑浑噩噩，像梦游似的，被人牵着，机械地敷衍，木偶似的任人摆布。

韩一平觉得头顶的天塌了，他的大脑被砸瘫了，麻木了，完全没了知觉。

他脑海里也曾闪过踢翻酒席，逃出这个恶婆掌心的念头。可他从小跟母亲在大夫人的淫威下长大，天生缺钙，骨子里缺少叛逆的阳刚之气。这种念头在他脑海里一闪，就像宴席桌底下偷偷啃骨头的狗，主人大喝一声，立刻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跑开了。他觉得大夫人的用心太歹毒了。

夜晚，他守着那个红袄红裤红盖头呆呆地坐了一夜。

第二天，他又守着月亮呆呆地坐了一夜。

第三天晚上，他在窗前刚刚坐下，一个矮下去的身影突然跪倒在他膝前，委屈地哭喊道：“你不要我，干脆就把我休喽算了！呜呜……”

他盯着膝下的女人，三天来第一次正眼看她，不禁大吃一惊，这个女人跟大夫人长得一模一样，长相平平，淡眉细眼，薄皮薄肉，一副薄薄瘦瘦的

身子，只是比大夫人年轻，脸上没有那么多细密的皱纹。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我知道我长得丑，又不识字，你是念大书的……可我并不想嫁给你，是大姨和我妈硬让我嫁过来的！呜呜……”那女人哭得越发伤心。

“你大姨是谁？”三天来，他第一次开口说话。

“我大姨就是你大妈。”

“你说什么？”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你大姨就是我大妈？”

“对呀！你不知道吗？你大妈就是我妈的亲姐姐，我是你大妈的亲外甥女。”

“天哪！”韩一平双目一闭，险些瘫倒在椅子上。

原来，大夫人将她亲姐姐的女儿钱秀英嫁给了韩一平，这叫作姨做婆，而且比他大三岁。“女大三，抱金砖。”这是大夫人公开的逻辑。

其实，大夫人内心的真实想法，是让贤惠、能干的外甥女来帮她掌控这个非亲生的儿子。在大夫人看来，掌控住儿子，就掌控住了韩家的钱财，掌控住钱财，就掌控住了韩家的命根子，掌控住命根子，就掌控住了她后半生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

韩一平只在家住了五天，就提前回北平了。

韩一平走后，钱秀英几次对婆婆哭诉，后悔不该嫁到韩家来守活寡，韩一平看不上她，嫌她丑，嫌她不识字，只在临走前一天晚上，勉强跟她圆了房，像卸货似的，突突地，卸完就完事了。

大夫人却叼着墨杆翠嘴大烟袋，眯缝着细细的小眼睛，用过来人的语气，故明事理地对外甥女说：“当年，我那老色鬼不也嫌我丑嘛。天天逛窑子，找野女人，四十几岁就被女人掏空了身子，最后连老命都被女人掏走了。他娶的二房、三房，个个长得都比我好看，到头来咋样？哼，都他妈是短命鬼！谁他妈都没活过我。你这不挺好嘛，能生养，还怀了韩家的孩子。管他嫌不嫌弃你呢。从今往后，你就管好你的肚子，管好肚子，就等于管住了韩家的命根子！咱娘俩儿把韩家的钱财给他掐过来！有钱，有人！你还愁啥？”

婆媳俩本希望生个带把的，好为韩家传宗接代续香火。

可是，下生一看却是一个女孩儿，大夫人冲着小鸡鸡的部位瞥了一眼，悻悻地说了一句：“一个丫头片子！”转身走了。

韩一平来信给孩子取名韩雪，希望女儿能像雪一样纯洁、姣美。

小家伙呢，却像一个小精灵似的，活泼可爱，无论是长相还是性格，都丝毫不像她的母亲。

一天，老夫人盯着小家伙蹦蹦跳跳的背影，对钱秀英说：“我越来越发现，这小东西长得像一个人！”

“像谁？”

“像她亲奶奶！”

“你是说像死去的二妈？”

“对！你看她那张鸭蛋脸，再看那双眼睛，水灵灵的，滴溜溜地乱转，跟她死去的奶奶一模一样！她奶奶就是用那双勾魂的眼睛，把那死鬼勾到手的！”老夫人撇着抽烟抽得发黑的嘴唇，恶狠狠地说道，“哼，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我看这孩子跟她奶奶一样，生来就是一身家雀骨头！你看她整天蹦蹦跳跳，没个安稳时候。我告诉你，必须严加管教！不然，长大也是一个贱货！”

最后两个字狠歹歹的，就像一块大石头砸在钱秀英的心坎上，把她的心砸出一个大坑。她说了一句：“我宁可打折她腿，也不能让她给我丢人现眼！”

“哼，到时候恐怕你就管不住了。”

说这话时，小韩雪才四岁，正在窗外的刺玫花前，唱唱咧咧地摘花呢，边摘边冲屋里大喊：“哎呀！奶奶，花扎我手了！好疼啊！”

“该！谁让你摘它了！它咋不扎我呢？”

小韩雪就在两个女人的看管下，水葱般地长大了。

三

韩一平第一次见到女儿，是在东北沦陷后的第二年夏天。

1932年，正值伪满洲国宣告成立，爱新觉罗·溥仪被日本人推上傀儡皇帝座位。日本头号大特务头子，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土肥原贤二大佐，被任命为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大汉奸张景惠被任命为黑龙江省伪省长。其间，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哈尔滨，告士兵群众书》，并委派杨靖宇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赵尚志等人领导的抗日队伍，“红枪会”，“大刀会”，长枪短炮，大刀长矛，纷纷起来反抗。

此刻，是哈尔滨从田家烧锅、傅家甸、四家子等几户人家建阜以来，最恐怖、最混乱的时候，侵略与反抗，杀戮与自卫，出卖与收买，阴谋与反叛等等，人类最阴险、最卑鄙的伎俩，都在这座洋味十足的城市里上演着，面包石路的石头缝里，都隐藏着阴谋诡计，空气中都弥漫着血腥味儿。马路两旁，悬挂着日本的膏药旗和红蓝白黑满地黄的“满洲国”五色旗，一队队扛着膏药旗的日本人，在大街上耀武扬威地走过。